

歸震川先生全集

和16
198
16



門一和
號198
卷16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公移 謙詞附

緡貸呈子

呈為乞緡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
浙之寇蘇松為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
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
分道寇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
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孑遺
賊船結艚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
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於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
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資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
半被屠剝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
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冒白刃藜羹藿食耕
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一二而亢賜爲虐自六
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槁死畧盡古者五穀不升謂
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
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爲國家
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
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恩惟是今日
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異有百年所未有之恩迄今
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開倉征歛如故鞭笞之
威更甚往時百姓囂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爲朝
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
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
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土安下順而兩不相
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
若今日之事得無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
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
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

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慮耳自古國家多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於不足慮之中自倭賊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爲之鄉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爲衆者此也卽今草竊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豎激變之旗至白晝鬻殺縣學生員令乃狼狽而還置之不敢問人心易與爲亂如此豈可不豫爲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惟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無一不出于

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輸數倍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爲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愚民旣不敢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爲東南億萬生靈少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不處荒呈子

呈爲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

月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劫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巡撫都御史屢爲聞奏萬姓感悅以爲憲臺憂國愛民之誠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爲力然猶宛轉號呼于其側以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瀆而不已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

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得比炤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當時蒙糧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定爲災荒第一今邸報却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畧分等第庶于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

年每畝分爲十甲輸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爲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爲收貯自行顧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糧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爲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甓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

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戶與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銀蓋有神輸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紹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複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爲蠲貸百姓決不能安其田里糧銀終亦無所措辦况海賊尚在猖獗之際毆民爲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爲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爲妻繼及暮歲夫卽病死本婦數欲引決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婦並厲節操晝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爲之掩鼻婦獨自以爲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爲之強食未死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人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卽屑

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答不敢言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尚不敢言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菱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遠近來觀者無不殞涕先年夫弟營子舸葬婦欲爲同穴夫弟遂巡未應婦卽捐已貲使人爲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爲二縫以爲兩褥其死蓋先定非倉卒自引決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

夫要以致死爲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於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爲有關於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暮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冰雪孝道通於神明迨老母旣終其天年卽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罔不得宜纖微委曲之間畧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尤邁等倫誠絕異之姿卓越之行也爲此具呈乞轉爲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爲犬不寧自廣德

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劫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准理者蓋以敢爲欺誑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惟擾不能安生田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戶徵收之際互相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神錄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爲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凌遲

處死三名口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
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
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
二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
犴充盈箝皓蓬垢投地鳴號未嘗不爲之惻然痛心
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
濫者寧可不爲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
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
知觀候顏色逢迎意旨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
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
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輒致殺人又有所謂白
捕者專誣指平人爲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
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真而或被株連之
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冤蓋一時有
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
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
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意至於
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

寧自處于不經誠恐悞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先皇帝恤刑之救蓋好生之德矣聖天子大赦之詔蓋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宣聖人之德意施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寃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鬻棺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仁德猶云氣之在人

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囚帳上寫前供故多深文刀筆之爲所有下吏所知畧條具于後用助欽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編審告示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爲照糧長自洪武以來具有成法伏讀諸司職掌該辦稅糧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

甲首催人戶又伏讀大誥糧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
于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糧長有
司不過議差部糧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
力又云往爲有司徵收稅糧不便所以復設糧長教
田多的大戶管着糧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
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關
給勘合祖宗立法爲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
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
設糧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來至樹循者豈不
能深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
也今浙中所謂里遞者當職未能徧識朝之典故實
不知所以奉行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蓋當職實見
本縣里甲彫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其有僅備
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常歲已
充糧長無遺脫者矣不當復求糧長于里甲之中夫
丁多有田之家其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田其在一
戶往往占十戶之丁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
陵分田劫假莫甚于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
假之而使單丁隻戶貧無立錫者執繫筮楚而代之
役是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

土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諸司職掌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入戶不應頓去糧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于欺罔乎前歲已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來代其事當職恐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遞之文實用第三年之糧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糧長者以前官將一縣大戶堪當糧長者編定三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也今審里遞卽前二年者已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今縣中姦頑不逞之徒造爲謗言誑惑大吏誑誤府縣拘繫窮民以代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能去者或田止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業盡粥之矣又有少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其又有自縊于街市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爲市許之免以取其賄而陰爲認保侵收而欠逋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身逃逋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糧銀公爲逋賴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當職北還過江沿途來愬未嘗不爲之痛測也到任以來稽查後來所更既有逃戶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強發兌而解戶亦力不能

支况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曾定有冊榜見今上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糧甚急緣後定里遞出豪民姦吏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冊其後定里遞逃者徑除其名使後無掛累若漕糧已經發兌者則免其收解其白糧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戶照數出銀以還貧戶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氓使復其業當職爲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爲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裋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况大戶歲當糧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爲之憐恤也當職爲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戶各思爲子孫之計毋得仍前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戶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俵方遭水患所在浸沒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迫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于村落之間爲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尚忍分

外毫髮有傷于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寺本職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到者即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俵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幫貼之外指官科歛兼之愚民習慣以爲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籜之徒反因此以攘利不能不過爲之防也爲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誦詐卽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寬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卽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以爲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今職於此蔑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爲執事白之職少以虛名在海內晚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聖賢訓戒天下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拊循小民而山僻夷鬼之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日嫗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骯髒不顧

利害多所觸忤今茲之調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所以寧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篇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能爲吏者顧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足矣今世爲令大率以尊嚴高貴自處而與小民邈絕職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吳語務得其情凡有訟獄吏抱牘以至方閱其詞就問卽決雖鬼神不預知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偬卽先呼發遣恐鄉里往來伺候之難亦不數數具獄但誨諭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間里長最爲繁苦以爲十年之災職三歲在縣不曾役一里長小民宴然不知有官府往時均徭悉吏胥與其間職閑閣閱冊隨田輕重品搭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垧矣鄉民謂田連頃者謂之垧猶蘇州之謂圩鄉老歲以均徭爲姦利今無所獲故云倒一垧若田之爲水所

敗而荒也縣俗刁悍樂以人命相誣訐富家一被訐
卽官徵示意指嘗輒輸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訐者應
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但檢驗屍傷皆親至其地
或問呼村落間愚民小僮問之得其真情雖自暴露
赤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嘗有所擾也縣有
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中驍健者召至堂
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効力旋致擒獲如
張家浜鍾家浜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與縣交關縣
中人多爲囊橐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
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間夜不吠犬矣磨盤下
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鬪時日暮風寒
山深水濶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浜一村
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
火可盡殲以爲功職寧力攻取其騎危墮下者不過
數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黨大率錄其
魁而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其獄云強盜某
某而已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
在深山中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爲盜其誣強盜
至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烏程
縣坐爲盜又爲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爲盜被連逮皆

逃湖山中一村盡空麥熟黃落山鬼晝號職親自旁緣湖上遍入山中明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集之地方以寧夫爲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濕唯乳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沾沾者自喜察察者爲明簿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中死囚桁楊相接也職審知枉濫者辨出之三十餘人遵律令給衣糧天寒大雪妻自縫絮衣給之囚有母死求保繫葬母還卽聽之如期而歸囚皆感泣聞職病皆向天祝禱顧雖未忍施鞭朴於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瘐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阻山湖負力好鬪有數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來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邸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侯以此縣人捍抵張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令謂能折其萌芽消之于未形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爲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乎且以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衛勾丁據以清查今則盡舉洪武以來軍冊一槩勾審但一軍或戶有百家又及鄰保里甲一軍之勾乃至擾百餘家也如

是故縣不敢承行以近日開讀言之糧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覈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糧長下開小戶逋欠百數卽欲人人到官則小戶逋斗米當嘉靖未赦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賚之後反被拘逮奚止斗米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爲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僧道雖古謂爲民之蠹然今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會司統攝又每清查則不免使人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刹僅守故額旣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惰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今爲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民安能惟事逢迎阿旨以取媚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夫糧長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之諄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糧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重故以糧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戶百年以來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與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糧長之重難而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糧似散錢不能成緡又以小戶督大戶乃如以羊將狼也卽如長興之里甲彫敝其逃絕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戶有無田爲

傭者有田止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畝者卽爲上等之里長而大戶乃不爲里長而爲人戶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姑以里遞法行之則爲里遞者亦不當舍大戶而他求矣職頗調停其間用大戶之子戶爲里遞然其實今日之里遞卽舊日之糧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戶復萌規避之心乘職入覲移禍於小民流言飛文誑誤府縣追求小戶之里遞以致逃亡鬻產棄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上不聞也比職還自京口至茗書之間沿途哭訴者相望也職悉召復其舊而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汙蠱士大夫者度其他不能爲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縣其人清彊忤俗大率吳興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卽李知縣士人遂鑿空欲點汙之其賂至數千賴察院力爲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爲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跖乎顧不爲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今縣之可以爲利穴者不過人命強盜糧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燭職于此不爲利他亦無可爲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來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菲薄而職自用極儉陋衙內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

菜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間歲來省絕不
與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去自買小舟肉不過二三
斤米不過一斗衙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紙贖多聽告
免而上京申詳水手銀及柴馬銀至今尚被侵匿未
追人言官非酷無以濟其貪吏民幸鞭笞不加苟免
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非也特寬之耳曹平陽丙丞
相之不按吏豈得槩非之耶裁以一端斤斤然則朱
勃之過馬新息遠矣職於士大夫待之曲有禮意以
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
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值耳
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卽欲誣污如李歸
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遞苟少有爲利
何不與大戶市恩而力護持小戶不顧其怨懟而專
取小戶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賊敗也由其發狂
自宣露囚服跪首於太守之前昨有歲貢自京還者
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卽其發狂乃職尚在北
河時也今府中藉藉歸咎於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
人耶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扳以爲讐耶今二怨
與里遞大戶及近所治惡吏結構爲一被訪官不自
服罪而欲甘心於職里遞大戶不肯服役惡吏被申

不歸獄而反肆行于外羣不逞藉藉欲謀咋嚙則一身無餘矣職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苟欲求知蓋謂今之世無志于古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狂狷之所許也一欲行古道卽被中傷而信猜猶不止夫豈任事者欲重戒今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侯言老臣不嫌自伐爲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爲古之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爲懼其見害而急於自明職亦無有於此蓋今日清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狼縱其噬嚙也夫天下之情好善而惡惡朝廷之法賞善而罰惡如使惡者坐法而無故欲扳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治一小吏小吏反行其告訴左右趨走之人無不反被追逮縣人爲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鮮衣絢履出入府倅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噬嚙長吏國家法紀蕩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爲吏無狀已疏乞解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爲流言飛文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被縣人

多來訴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搖亦不容不爲動念然不敢爲煩聒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敢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蒙訪逮職前入覲在途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戶又謂以里遞收糧如散錢不能成繕使小民督大戶如以羊將狼實有難行因取大戶花分詭名者充里遞應役而變更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爲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戶李田等之被拘役者因投入署官衙內與之爲一又小吏沈良能不軌亂法數拒捕依廣德大猾職因具申各上司良能故署官所用爲腹心者因自詣府約履衽服出入府門復與之爲一以此結約諸惡少告詐縣中人同時響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微文巧詆中傷之計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爲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官自被訪而妄行板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清濁之源不可辨也豪民被役黠吏見逮連黨交橫誣辭抵攔而皆得勝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訐之風不可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已具獄上之院道因而瘐死其家至告無干人以人命連累

窮年並行檢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閱文卷卽死有餘辜奈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煩而縣有問卽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世大儒爲韓延壽考案東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向微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恭顯之世矣狂生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疋當行該縣抵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爲炤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疋已不勝艱苦據邢臺等縣知縣耿鳴世等俱各用心點揀已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稟稱該縣解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竦氣力精強比之麗然虛大者殆爲過之仍悉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或于衆羣中比校差劣致有一二駁回必破數家之產懇乞俯念地方前項馬疋果非下乘足以分俵武衛騎操之士並免回駁庶以寬卹畿內凋瘵之民由此具稟

王哲審單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証除已結証外見

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証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炤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鈎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于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辭實跡衆證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樓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炤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旣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污讖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與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

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閑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半誣據律當從于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繚繚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牖朱戶蝕銅環殿起無梁迥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閒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

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狗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
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饒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塚行營萬家田
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
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蜩與鳩相笑榆枋間

京邸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黃隔壁聞吳語
忽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人情別離好共處誰憐汝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漸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齋
小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凌波成奇遊
僧呼鼉鼉出客指蛟龍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洲
海峯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
于今對寒月芭蕉露瀼瀼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湄
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靄黷光景遂已戢
浹旬深霰澍千里破封蟄
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
靈曜邃高居朱明闕赫翕
希微澹將開浙瀝吹又急
遇夜轉連綿醜流更滄漶
萬壑嘒嘒鳴百川灌注入
池容漆紋縠林色浸淤浥
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
湫灑湖光翻蹙咽海潮澁
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
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
馬牛三江混鴻濛九峯立
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
夢離思明兩筮坎成洊習
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筮
繽紛餘花落寂寞愁烏集
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
天地政氤氲雷風逋呼吸
悽悽聽晨鳥濛濛睇宵熠
作又徵時賜思文憂民粒
鼃黽費灰洒魚蝦饒掇拾
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
何由度日闕安能使家給
泥塗跣重繭梅潤侵什襲
寒袍故戀綿瀾簡慵啓笈
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繫
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
俯仰觀宇宙垓圯迷原隰
阻澁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舊刻作高河近通作楫字非韻
不選當以此故今改押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
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
葱葱綠樹陵鬱鬱紫雲起
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高埤
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
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

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
當時興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清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
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間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漕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
龍化已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
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
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
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
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
鯀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載高邱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潏潏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
嗟我亦何爲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
猶有賣酒家王媪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邱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
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
河流日侵齧森森洞庭秋烏犬爭死人罔隴多觸髅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爲空爾生百憂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觀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
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爲魚凜然餘孤城
僅見沮洳間檐楹半頽隳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蜚氓
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迴時復圓孟盜涵光晶
忽然覩開豁天末翠黛橫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
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脝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遙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
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滴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
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茁因指柳樹問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猶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
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
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強驅率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
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
二人旣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
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宏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
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
無緣觀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爲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爲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

江水競飛溢螭龍爭迴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
明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
彌亘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
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爲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淥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縠
乘快得順流遡行又轉轍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
時序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
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爲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日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
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
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兔東郡亦雨鯽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
元文故幽處卮螭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
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曾考昔爲令期年化方單
性本愛蕭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
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孝皇日仁治正漸
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舍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
暗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慙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圯橋履今卽下邳街
淮酒市醺醲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
紛披盈廣陌離糒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

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
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
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
暫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髭黽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
循已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
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
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污平泉記草木寢邱任菑畬
補亡綴狸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搢雲霞
自是性所適良非爲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構此絕華炫深巖闕香火危峻瞰郊甸
鬱鬱蚪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冥法相妙悟在論讚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濩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
旣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奧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元擬楊雄

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宏
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鄆東
黽勉爲祿養折腰媿微躬
鄆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燒去煩刑
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軒庭中無一人
沉寃出殊死無蓋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
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爲一清
餘糧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糞獨不能畏高明
睚眦生怨恚惜甚鑛卸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爲令旣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
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
亦復戀微祿俶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
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首蓓入郡問驂騶
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召上下無怨尤
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
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
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
竚待河冰泮稅駕歸林邱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
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
聖代邱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
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公見卽識之進獎席每前
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
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
子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顏
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爲縣吏宦轍如郵傳
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
君才豈不辨古道多屯遑嘆息時所尚爲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氓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
唯此卽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
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爲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
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
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
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頽宇清響薄高雲
余少畧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元酒味曾不涉世芬
如欲復大雅斯人真可羣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
嗟乎輕薄子狂吠方信信惜哉簡裘亡家麓少所蘊
徒爲嘗一鬻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
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
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鄰畏明牧循山轉危躋
通谷數行週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備
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子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頗不異
巨浪落高崖排蹙萬石墜周原昔靡靡一朝化磧地
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
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郵疲氓賦詩以言志
往往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春陵行今人豈軒輊
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
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
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
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
弓奈何長陵令猶告杼柚空
袁侯忠孝姿爲吏稱明

公當寧遜良牧璽書特褒崇行為解苛燒愷悌揚仁
風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同

贈孫太倉

君侯粵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為三輔吏遺愛至今存
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蠻舟翳朝暎
吳會日剝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
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
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天子之選
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
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村作詩代民謠庶以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真苦行九惱尚纏已
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荼女謗論或未已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

少小慕節義講學誠所安樂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
甘從涓濱叟垂老尚授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
王子欽姊節興言涕洟瀾兩髦尚如見廿年骨已寒
巧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
大饗尚元尊大路素幃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
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鞞心蘊結素絲國風美
五入爲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
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
素食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僭素問人日死
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擺垂指
掾儻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

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
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忘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
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爲覺擾擾無時清真精且淪亡
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
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
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涼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
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構非廣廈幽棲獲便房
 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
 栩栩意象適蘧蘧物化忘於此觀世俗迫隘非吾鄉
 玉璽謬通漢金甌會圯梁竊帶固云擾銜髮亦以忙
 覲覲容自鬼喋喋冠何嘗恍如乘駿隸冷然御清涼
 釣天聆廣樂元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簡後書史藏
 終慚在二季未可儼九皇

據此首乃十三韻
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
 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

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迺與□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敷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
 昔來此花前時聞步履聲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
 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戶嘆息淚縱橫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鱗
 勺水停淵澄方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
 真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
 濡沫蹄涔寬吞舟均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黜

飼蟲疲棘童汲泉困王媪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倣
誰思聞鶴唳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
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曠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
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
紹滄海竟清晏小□悉剝剝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
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
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臯帝
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真徬徨宋金

之季□□強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

命真人靖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

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
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畫伏藏日
色澹照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爲
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填闕之土高屋顛齊魯千里
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閉
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携送至
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蹠
跚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
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
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
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况今中扼二京
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
吳百粵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
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病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
無令竹帛專羊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元天壇上泥金
字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著
飛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閭咲吾文章
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五月彭城決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凌大如
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
黃樓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邱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舞高者儵儵特清楚憶昔秦公關西圃巖崿爭來獻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旗絕漠起睨視嶷然又若九皇聖人鵠居鳥行衣垂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遲回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飽食清垂老疲役違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爲余言石橋之奇以圖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爲作歌

六王爭鬪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北地方從代大通鬼鬼靈壽起峇堯一日沙邱變叵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遙至今誰言鄙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惜不

震川先生集卷十
知共誇浚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真奇猶神師斲成班
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掖欲動光播日天下萬里
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
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
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
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細生
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
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鳥口神物化

去不可觀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讐海賈盛夏
張之紫薇省涼氣歛忽週堂廡劃然北壁開戶牖雨
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
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
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
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
非爲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
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爲知己坡有
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爲竹寫真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
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圻英雄草昧皆
侯王真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宏開
盛儒雅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
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
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
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為治非成康
中間豈無河汾徒晡暵過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
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
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青羗何以至伯益所疏疑
非真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
王會篇睢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
辨僞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
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
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
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
似毋迺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

震川先生別集卷十
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圓題隨丹青嗚呼孰謂
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爲尋綠鴨池僧開蟲罅戶人到鳥驚枝
斜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爲思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邱言猶在易箆意何嗟
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悞落青鳥計真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劍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顏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

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滙飄泊一船來
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
百館牙盤饋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鳧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蹙蠻□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
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黽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
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柱後千寮竦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
猶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祆侵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
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汛虎壘秋清枕
夜潮卽見功成報■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
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爲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
元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謹傳枉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

馬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傳田疇多舊業陸生裝索有
新書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爲郎尚珮琚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北內州邛竹多年通市
易寶燈今日盛傳流熨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
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四
離韎歸鞬
鞞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纖麗見
精工
泰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陸東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粧爭綽
約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千杯綠無奈明時兩
鬢蒼向晚乘涼各歸去一天明月浸滄浪

疊前韻

紅衣撩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烟霞生物
色無情魚鳥任猖狂翠盤琛麗流明月寶蓋攢羅迥
昊蒼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教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爲憶含桃催物
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

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沒弓鞋

吳養清明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郎斜插

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為保

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

甲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靜城闌烟火連天豺虎嗔忽駕迴潮趨海

道傳呼盡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來蘇畫工不解憂勤

意却作南溟全勝圖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

落却付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

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
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
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
話淒涼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征人日夜駕南州行來忽盡三千
里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無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黃面傾蓋尋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
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
臘萬竿修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友莫因下拜嘆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鎮郇瑕思君昨日鳴珂地鳩鵲雲邊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元墓山已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羣峯欲尋老子當年處五杏叅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淳沱曾啓中興功脩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

熄猶延廟祏寄蠶叢

向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遙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未許文淵閣四景圖

畫日承明獨靜居怡情閒把畫圖披坐看四序璿璣轉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鱠正是含桃薦廟時
建業孝陵南望起遐思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湖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圓于今生事如秋水惟有芙蓉花好餐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極是稷稷六韜金版知何

用不及鄉鄰賣菜翁鄉鄰○按極屋棟也稷稷紛紛也語出莊子

西窓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賸得少年狂易

在向人猶自說劉殷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叉為愛如來深法

坐飛來箭鏃是蓮花竹逆

文海高郵湖為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雙眼非無

意應為邱明史未成

詩舉光福山笑木村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

姓不擊閣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甚哀獨饒此地無戎

馬又見椰帆海上來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
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
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團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
信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睢盱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為戎生民膏血供豺
虎莫怪□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至任公誰人不是黃金
注獨控青騮滬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馮虛義士劉平能代

死吳門今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

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牛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

語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

月城頭忽豎海王旗

海島蠻□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

策消得淋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革鬼嗟官司却恐君王
怒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
下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真堯
舜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
畧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猴賀蘭擁眾心怯
恨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賒遙瞻楚幕有棲鴉將軍真肯分甘
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
駕歸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
與賜見分數楮

萬乘臨雍拜素王親頒寶楮徧膠鬲自憐不與橋門
外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祇爲文章運數屯
憐君今日暫沉淪
夷吾定自逢知己
唐舉終非錯相人

水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
占塏爽於邑中兮雄面勢於山陽
有默齋之主人兮構水崖之草堂
旣命名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
惟茲山之秀麗兮日悠然其可望
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
奚所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凝霜
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遐以自將
少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
泣蒼梧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徬徨
卒熒熒以自遂兮廓天路之翱翔
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
追鈇鉞之嚴誅兮卽遠竄乎夜郎
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聖明
秉外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
一朝去此而不顧兮飄然來卽乎故鄉
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以衣錦爲榮
終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
似夸父之逐日兮執如燭而慕夫清涼
吾覽斯堂之名兮洒然如御夫北風
之颯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首陽
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裳
厭鼎臠之盈望兮志不去乎糟糠
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然
冰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
冬氣之長朝

受命而夕飲冰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強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旣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睠睠如此云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吳門後學張艾訂

明史文苑傳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每聽訟引婦女兒童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閣不行有所擊斷直行已意大吏多惡之調順德通判專轄馬改明世進士爲令無遷倖者名爲遷實重抑之也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爲南京太

僕丞畱掌內閣制勅房修世宗實錄卒官有光爲古文元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觝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舉萬歷十九年鄉試再被放卽屏居江村與無錫高攀龍最善其歿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請於朝贈翰林待詔有光制舉義湛深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竝稱歸胡友信字成之隆慶二年進士授順德知縣歲賦率奸胥攬輸稍以所入啗長吏謂之月錢友信與民約歲爲三限多寡皆自輸不取贏閭里無妄費而公賦以充海寇竊發官軍往討民間驛騷部內烏洲大洲賊所巢穴諸惡少爲賊耳目友信悉勾得之捕誅其魁餘黨解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歲大凶民饑死無敢爲惡者初友信慮民輕法泣以嚴後令行禁止更爲寬大或旬日不答一人其治縣如家弊修墮舉學校城池咸爲更新督課邑子弟教化興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友信博通經史學有根柢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後則震川思

泉思泉友信別號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歸太僕贊

有序

王世貞撰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勅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沉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為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屢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為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

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為識者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為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舖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嘉唐瑀代叔達

萬歷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山之內其子子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為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為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子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為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為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為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為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雖之制及

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凰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徵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

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文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舍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與旨發爲義理之文洗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

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
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
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旣見熙
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
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
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
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
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
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
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其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
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毋死當葬
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
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巖中數
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蠡起格鬪矢石
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服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
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
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
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
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
叅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

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釐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

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寺丞而惟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筮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且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杼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

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
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
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
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
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
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
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艸木大小異華或春以榮
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
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諸呂律匪籟匪簞

烝餽有餼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敬跋新刻震川先生全集後

太僕公文集昔年崑山常熟兩刻多所未備先君子
偕元恭兄校訂合已刻未刻請正於

宗伯選

定四十卷發凡起例釐成全書先君子力任剞劂其
字句互異者必與元恭商確審定期無改舊觀亦遵
之意也甲辰閏夏先君子與

相繼謝世工

未十二三梁傾棟摧余小子力薄無能表章家學以
成前人之志嘗痛悼於厥心元恭每歲再三過輒咨
嗟相向愀然於成書之無日而先君子之卽世早也
會肅攜

選序及先君子跋語入都謁宗伯敬翁

王年伯詢知此書所以未盡刻之故宗伯憮然謀所以梓之者適董黃洲令崑山黃洲宗伯公門下士也卽以屬之而無錫吳伯成明府偕四方諸君子亦翕然同志樂觀厥成元恭遂鳩工始事奔走拮据寤寐不遑者積有歷年方次第可冀有成而元恭病革矣因復淹滯半載賴徐健菴葉學亭兩先生倡率與公之玄孫安蜀踵而成之然後太僕公之文始得炳然與唐宋大家並顯於世嗚呼豈非厚幸矣哉因念文章顯晦莫不有數以太僕公之才之學而久困公車晚乃一遇復屈折於簿書有遭讒懼謗之恐其遇可

謂艱矣及從順德入掌制勅意氣稍得發舒而遽以病卒天獨斬其材也耶抑有意愁困其心阨塞其身俾得卓然有立以傳於後也從來具韜世之量者雖無所建豎而其言語文章必且垂當時而名後世亦其理有固然者太僕公去今近二百年學者仰其文如五緯麗天昭然屬目無論知與不知皆奉之以爲要歸可謂久而愈昌遠而彌光矣韓文公曰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不能辨之者吾於太僕公亦云至其學問源流之所自性命道德之微旨

先生微顯闡幽搜揚要妙與

敬翁年伯後先表章汲汲乎惟恐其傳之不廣雖歐陽子之慕昌黎曷有加焉同志諸君子方共振興絕學以公其傳於天下於

國家右文復古之治實有裨益寧獨私家之幸已也余小子目未窺古人堂奧屢屢奉先君子之緒言罔克負荷真媿不能讀父書者而况太僕公之文乎其何敢以一詞贅惟是慨成書之不易與安蜀挑燈絮語整理前緒不覺泫然者久之安蜀曰是書之成不可不識遂謹識之如此康熙乙卯陽月中浣日虞山曾姪孫允肅拜手附識



